

黑道 菩萨杀

伍倩 著

「长篇小说」

庙堂

江湖

黑帮

密室

政治

背叛

生死

情仇

不伦

「长篇小说」

黑道菩萨杀

伍倩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道·菩萨杀/伍倩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1.1

ISBN 978-7-214-06509-4

I. ①黑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0451号

- 书 名 黑道·菩萨杀
著 者 伍 倩
责任编辑 蒋卫国
特约编辑 俞 芬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30.25
字 数 508千字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6509-4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001 / 命运所设的一个下三烂陷阱

在血腥满布的路途上，如斯安然一声，“锦瑟见过公子。”英、雄、救、美？大敞开锦瑟的命运之门，专等着他去往里跳。江楚寒空拳抵住了鼻尖发笑，“我吃喝嫖赌杀人放火，你疯了，跟着我？”锦瑟小心翼翼地将眼神攀上他的脸，“疯了。”

030 / 婚姻与秘密都需要坚守

“皇天在上，我江楚寒娶锦瑟为妻，一心一意，此生不渝。如若他日负心异志，叫我万刃加身、死无全尸。”全身心地，他负责起自个儿的婚誓及婚事。除了当事人外，他们的典礼无任何的见证者，是个秘密。

059 / 你不会下地狱，你是我的菩萨

明月照在锦瑟身上，青白的像是拿束光捏造而出的。江楚寒目睹神迹一样，直愣愣地傻盯着看。一颗心，被从天顶那么高的地方降落的重物锤了一下，锤得太狠，内出血，潮热的血线蹿击胸膛，酸兮兮上漫。连忙一把扯过锦瑟，近于匪悍地强抱住，不使她瞧见自己的脸。

090 / 幸福也有生命，我不要它死亡

他坚信生命，一切的，鸟的振翅、一股风，甚至连同一声大笑，也都有其自我的生命，他活生生的幸福在呼吸着。它每呼吸一次，便离死亡更近一步，不！如梦初醒一般，江楚寒俯低围抱住锦瑟。他的幸福不会死的，多延长一刻也好，怎么都好，就是不要死。

128 / 我要光明正大地杀人放火

乌森森的庭院，树根边有条被雪半掩的手臂，夏雪冲这边倒着，微屈着一条腿躺在中央，也被半埋着，看起来同往常有些不一样。“我他妈受够了这种缩头乌龟一样的生活，从今以后，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，就叫江、楚、寒！我要光明正大地杀人放火！”

161 / 迎接只属于坏人的新一天

“我先瞧着咱们这位大哥年纪又轻，生得又俊，简直就是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儿，哪能做咱们这行当？谁想到这些天下来，想不服都不行。”这个仇，非报不可。即便把他们都打成肉泥，也不能使我好过一点儿。只是，他报了他的，我也就该报我的。

192 / 假公济私的大屠杀正式开场

龙会坐山观虎斗，无数的丐帮、盐帮弟子横尸街头，两帮火并不断。腥风雨雨染红了灯笼，升上天，排排高挂上通亨斜巷的万芳阁楼檐。南北西三楼齐齐四十八间房，花香撩人，地绝纤尘，锦幕纱橱，琼筵玉几。

216 / 危机四伏，只能弦弦紧绷

江楚寒自屏风所漏出的影子看去，正当间儿的方桌四周茶客稀落，空余一桌茶点，锦瑟不见了。再往楼下瞧一眼，墨儿也不见了。“你私下里再爱你媳妇儿，当着人也该收敛些。让他们看出来你喜欢什么，不等于把杀你的刀塞去人家手里？”

262 / 我跟你打个赌，这世上没人脏得过我

“我只是一个连生父是谁都不清楚、没人要的娘子的野种。我让他们干的那些事，你想都想不来。更别提我杀过多少人，做过多少坏事。比别的不行，要说脏，我跟你打个赌，这世上没人脏得过我。”

287 / 难兄难弟的无味阴谋论

江楚寒退开一旁，任老毛一棍劈烂了沈方泰的颅。脑浆炸出，血崩骨碎，堪比最浓艳的桃花。信自死人的手中滑落，不曾沾染一滴血，洁白如初。拆开的信封，空无一字的纸，是个已拆穿的无味的阴谋。

317 / 踩着死人的尸体一步登天

阴谋的文章已做完了，将决定未来的，是主考官，一个有眼光、买他的账的主考官，要不然，等待着江楚寒的并非名落孙山，而是头落血滩。他再次想起白天的盛典与盛典上的人、玺印、三牲六畜、溢美之辞、艳羡的眼神……所有这一切，对他半点意义也没有。

352 / 夜夜悬着的噩梦闯进了现实

锦瑟无对象的忧惧就似个怀春少女遇到其梦中情人一样，遇到了她的对象。对象的名字，似是故人。两条手臂又几寸，这就是贺健翔的选择余地；而江楚寒的，则是前者的匕首尖与锦瑟间的距离。

378 / 如果不能给你天堂，那就让我下地狱

那天夜里，当失手摔碎了他的塑像时，锦瑟就感到了庞大、冰冷的绝望。她把这个看成是最后的警告。是，她绝不可以让他毁在她手上。她没能力保护他，至少可以不祸害他；如果她不能给他天堂，那么就让她为了他，下地狱。

422 / 十三年的受难换来最后一个拥抱

锦瑟笑开了，全被那金光万丈的幸福点亮，一下就偿尽了整整十三个年头的受难——不，自从命运以他的眉目降临的那天，她就是世间最幸福的。现在，他回来了。她依旧是那个幸福而满足的小女人，接迎隔递着迢迢年月，爱人所向她交付的、最温柔的拥抱。

474 / 尾声

命运所设的一个下三烂陷阱

天色过午，无色天。

山谷间一条黄土路，杂沓的人声震动着山谷，如鼓。

秃头横刀立马，挟住一名少女大笑，“老三，大哥知道你光顾着杀人，没抢着姑娘。这么着，今天哪位弟兄得着了好看的，你也莫争。喏，轿子里那个，大哥不要了，给你！”

老三驱马停在一乘帷轿跟前，“大哥，这轿子里万一是那老小子的娘，七老八十的一脸褶子，莫非我也得请回去供着吗？”

嗓门儿大，气力足，话音一落，哄笑即起。四处都是人，个个拎钢刀、骑马，从一身短打。

旁边另有一人接道：“你他娘的到底是不是土匪啊？你但管揭开帘子来瞧瞧！偏有这许多闲工夫唧唆！”

秃头勒住身前少女，“老二说的是！老三快去，也让弟兄们见识见识这轿子里是个什么货色！”

在众山贼的瞩目中，老三砍断绑轿的抬杆，下马挑轿帘。

半空里钢刀骤然转锋，朝前一抖，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！”

叮当叮当，狭长山路尽头，缓步而来一辆骡车。赶车的本在吊着头打瞌睡，猛一下惊醒，扭头结巴，“客、客官……”

江楚寒应声掀开车帷，阴着脸朝外扫一眼：前方山路上满目狼藉，地下十多具伴当服色的死尸，几个丫头在贼人的马背上哭嚷翻天，持刀者在轿旁吆喝：“什么人！给我滚下来！”

赶车的哆哆嗦嗦，“客官，这些人可凶得紧，你不要……”话未讲完，客官已经去了。于是话尾短暂地拉长，如同一条影子。

江楚寒瘦而结实，宽肩膀，身形却是有些驼着的。刀插在右腰间，长不过三尺有奇，身弯，刃细。

秃头策马近前，“小子，放着好好的官道不走，你干什么？”不妨胸前少女一挣，跃下马背，一路趑趄着狂奔而去，“救命！公子救命！”

秃头大怒，马上下马追出。诸人并不帮手，单在坐骑上笑吟吟坐观。

眼见奔到近前，少女跌倒，匍匐着去够江楚寒的靴尖，“公子救命！”惊骇的眼里也递出了手臂在向外够，凭谁也要拉一把的。偏生拉住的公子不动，是块磐石，连眼眸都是——缺少流质，硬的。

秃头即时拎刀赶到，先不管江楚寒，手扯住少女向后一拽，“小娘皮，给爷放老实点！”孰料对方仍不就范，当场反咬。剧痛之下，发狠地将其上衣扯烂，刀插心口。顷刻间鲜血喷溅，湿了人一身。

太阳严酷，血腥味、土腥味。七月，尽皆白热。

江楚寒立在当地，一回神，待要追赶奔逃而去的骡车，肩头横上了一口染血钢刀。

秃头恶声，“臭小子，你可知搅了咱们黄风寨的场子？”

江楚寒眯着眼，烦而疲累，“还望诸位爷们儿见谅，在下无意妨碍大家发财，过路而已。”

秃头重哼一声：“过路？你晓得这是什么路？这他娘的是——黄、泉、路！”

先是铿的金属微响，马刀斩落，砍中的声音，但却不见对方倒下，仍想砍，刀找不到了。数步开外落地，柄上仍有只断手握着。似懂非懂之际，剧痛来袭，“我的手，我的手，我的手……”

满山人马，鸦雀无声。

唯独老三叫了声大哥，刀一抡，横往江楚寒劈去。无奈腿没收住，径直朝前狠狠一跌。往起爬时，看到泼了遍野的血，腰部以下的一块躯体——自己的——犹然两步之外挺立，半推半就地晃了晃，轰隆倒下。

老三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嗥叫，仅剩的上半截滚来滚去。老二在不远处略一迟疑，挥手，“弟兄们，撤！”

众人眼色一交，集体退后，所抢人财一样不落，拨转马头绝尘而去。有个女孩儿自昏厥中醒来，哭着唤什么姑娘姑娘。哭声渐远，没多大一会儿，回音也散尽了。

老三业已昏死过去，秃头连声咒骂老二，跌坐在血地，又爬起，“饶命，求爷爷，饶命……”两眼偷窥敌人脚步，看着双青缎薄底靴一步一步停在跟前。于是从地下抓过刀，向上送出。

刀未染血，后背提前一凉，被结果了。

面对着不曾掀幕的帷轿，江楚寒俯视着山贼一蹶，朝前栽倒。另一束响动传入耳中，手摸上刀柄，举目平视。

对面的轿子窸窣几下，帘栊徐徐开启，一只手探出来，手上一枚青金石小戒指，指甲吃过拶子般的红。帷幕往里的轿厢全是黑的，像个漫长的洞穴，人走出来，一分分地亮在光里，带着一种震撼的、豁然开朗的恐惧。

少顷，身子微低，施礼，“锦瑟见过公子。”

满地均是鲜血，除了死亡别无他物。就在这样一条路上，锦瑟孑然立在彼端，眨眨眼，泪落下，粉被划伤，留下了两道湿润而沉寂的颜色。

江楚寒双目刺痛，手离开刀柄，一言不发地旋过身，走掉。走出好一程，把头微微地侧过些，并不后望，“你跟着我做什么？”

身后无回应，唯有一声声呼吸，缠绵不断地牵一下、扯一下。

下山已是黄昏，山脚下，突兀地支出个凉茶棚。江楚寒坐下要了碗茶，白瓷海碗豁着边，一闻就是陈茶，温熏熏。

卖茶老汉扇打着土黄夏布短衫，“那位小娘子，可是跟爷一起的？看这小娘子的穿戴，倒比我们村儿刘大财主家都要气派几分，这么个富贵人家的姑娘，怎么荒山野地里的一个人走哇？！姑娘！姑娘！来！过来！过来吃碗绿豆汤吧！大热天的，清火消暑！”

锦瑟迟疑地走进来，坐到邻桌，几口吞尽了汤水，退下戒指放在碗边。

一旁的江楚寒收回余光，火镰袋里摸出铜钱，桌子上一撂。

老汉在后面长送一声，“爷台慢走。姑娘，你这也走啦！”收碗时，方才发觉桌上的亮。深蓝色的青金石戒指在土黄色的手心里，光灿灿，如一粒从天上落进土里的种子。

过了一个小村庄，逐渐繁华起来。进了镇子，江楚寒直往尚来居而去。从客栈的二楼下来时，手上多出了一个赤铜色的缎子包袱，鼓鼓囊囊的，门口叫住马车，“问菊院。”

锦瑟独立马车之后，问菊院？风推着车的蓝布帷子深深地瘪进去，走远了。再远些，蓝色便也模糊起来，化进了淡白的天光里。

墨蓝擦黑，晚饭时节，各处均已上了灯。

问菊院门口的大茶壶满面堆笑，“这位爷贵姓？”

“张。”

“张爷可有相熟的姑娘没有？”

江楚寒摇头。

于是便被一路引入里间茶厅。白玉茶壶翠玉盅，石榴红门帘高高挑起，姑娘们款步摆出。有人在旁报花名：玉仙、娇凤、如意、双环、文芳……是嘞，小那姑娘屋。

屋子不大，倒也精致华丽。正中一张红木腿儿石面圆桌，酒饌齐全。姑娘小那自去打发粗使娘姨，挨桌而坐，“洗澡水已经叫人催去了，一会子就好。张爷您先吃杯茶歇歇，略用些东西，小那伺候您一段《莺莺操琴》。”取了琵琶，一口吴依软语地唱：香莲碧水动风凉，水动风凉夏日长。长日夏，碧莲香，有那莺莺小姐唤红娘。说红娘啊，闷坐兰房嫌寂寞，何不消愁解闷进园坊……

不过十五六岁，咿咿呀呀半吟半唱。江楚寒一耳朵进一耳朵出，不言语地吃菜。虽然离得近，最近几年办事都不在这一带，问菊院里一个脸熟的姑娘都没看见，妈妈也换了，院子倒还是那个样——他清楚每一处登样的院子，他经常嫖。一边的小那嗓音顿挫，手一乱，吐吐舌尖。江楚寒不着力而趣致地看她，眼神直接越过夜烛，落在了午后的一副泪颜：锦瑟见过公子。

真奇怪，他“见过”锦瑟，不知在何时何地，但他确实见过。不止见过，当

轿帘一打开，当他的眼皮把她关进瞳仁里那一刹那，比一刹那还快，十步外那珠泪双挂的平面图像轰然分解，变成一个个角度的残片。他看见她弯的笑眼，俯视下去顶心的发，掉了胭脂的嘴唇吐出团冷呵气，身体半侧着靠住一棵树沉思……是得长年累月地捧在手中才能看囫圇的锦瑟。几千幅图像放烟火似的同时炸开，震动他一下，即刻散去，事后不管再怎么回想，也无法重建。以至于他已开始怀疑其真实性，是否真在血腥满布的路途上，会有如斯安然一声：“锦瑟见过公子。”

小那的琵琶稳稳地走，颤音抛出，快断的根节又续下去：推动绿纱窗，香几摆中央，炉内焚了香，瑶琴脱了囊，莺莺坐下按宫商。先抚一支《湘妃怨》，后弹一曲《凤求凰》，《思归引》弹出倍儿凄凉……

江楚寒眸内的笑意渐浓，皆为讥嘲。问菊院？反正，他是故意说与锦瑟听的：他宿娼，还有更坏的。不过，她是永远无法知道了。筷子一撂，曲子亦便停了。

颠鸾倒凤，曲终人散，小那推推累丝金凤簪，一个劲儿地朝张爷身上腻。江楚寒挡开她坐起身，赤脚下床，过去开了对街的大窗，迎着风发愣，而后当真愣住。

疑心是看错，眼发僵地一直看：是在那儿，确是在那儿——鬼魅般嘈杂的人群外，锦瑟蜷在一个死角里。

背后触上一只潮热的手，小那挨近，“爷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杂音随风流转，江楚寒一动不动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欲望洪流，发自内心地向外溢，漫过黑暗淹向锦瑟。他决绝地闭起眼，借用眼帘之坝，拦挡住这一可怕的欲望。

白日的长街清冷多了，热气未及上泛。问菊院对楼的赌坊中荡出两个闲人，遍身酒气地彼此拉扶着，一同行去墙根方便。一个尿过冒个酒嗝，嘿呦！同伙责怨，“大清早你诈哪门子尸！”顺望过去，却也发出一声怪叫。二人会意对笑，臂挽臂，蹭上前。

迷瞪当中，锦瑟唔了半声作答。一夜，全厮混着躲在暗里：前半夜人多，唯恐被人发现；人少后，街衢又变得死静一片，偶尔能听见一两声婴孩野猫似的哭声，疼得她抱住了手臂仰首望去：对面楼上的灯光已熄，如盹着的眼。实在是累倦交加得不行，也便埋低头小盹片刻。依稀是醒的，却又梦回家中的厅堂，他在堂前将腰刀解掉，笑笑地往自己手内交送；爹爹、哥哥并坐上首，再三再四地命她收下；贴身丫鬟们也不学好，个个在背后咯咯笑。羞得她是面热耳滚，好半晌，指尖才朝前送出半寸。正值此际，拼有翎眼纹样的屋顶陡然坍塌，所有人一冷子全不见了，

半空跳出一个马贼，把她惊得手一抽，醒了。膝抱当中抬头张目。

无赖正在开场白，“我说小姑娘，你可是被院子赶出来的？怎么一个人坐在——哟！这小脸！你新来的吧？爷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”

锦瑟一下清醒过来，骇得拔身而起。镢子摩擦上青墙砖，嚓嚓响。

无赖随之直腰，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啊？”

锦瑟横身夺路而逃，却叫另一个无赖守株待兔，又拧手又抱腰，没几下就给摁倒在地。坐在地下欲朝后挣，脚踝又一紧——头一个上步捉进手内，争抢中，连鞋带袜，单手全给生扯下来。轰的一下，锦瑟脸直红到颈根，抠墙的指甲齐齐蹿断。头一偏，闪眼间见着他：手中拎着昨天的包袱，闲闲地步出院子，伙计紧随其后，张爷要车？他点点头，自得地朝她望上一望。伙计嘴巴一咧，呵呵，吃醉了酒胡闹呢！

他面子上淡淡的，应一声。

一见他，锦瑟的委屈全上来了，林林总总的伤人的力量，压顶而至地把她掀倒，眼泪刷地倾泻而下。

斜对面的江楚寒干看着，不动。也不是不想，每时每刻他都想，伸出手臂抢她出来，紧紧地抱进胸膛里抚慰。但他没动用手与胸膛，只拎出肚子里那副早磨得透硬透硬的心肠来用，一脸无谓地作壁上观。他太藐视这直落窠臼的诡计了，拜托，英、雄、救、美？还敢再俗点吗？大敞开锦瑟的命运之门，专等着他去往里跳。不！不可以打扰她的命途，从而也杜绝了她打扰他的。绝望的锦瑟在前方望他，一个命运所设的下三烂陷阱，他不跳。

江楚寒右手一擦刀柄，平淡交代，“不必叫车了。”不加理会伙计的嘶唤，拧身走开。

锦瑟望着他，恍惚中，像是在闺阁做针黹。针法有个古怪的名字，叫“错到底”。越往下错手越涩，举不动，更涩的地方是眼睛，有根线在里头绷着，铮地一断：他自她眼中移开了目光，几步，远走。扯断的视线返抽回眸子，抽蒙了人。喉咙一松，哭喊出声。

街口有个馄饨摊子，坐着一位麻脸食客，兴高采烈，“叫了叫了，我还以为这小姑娘是个哑巴呢！”小贩浇下一勺热汤，“青天白日的，怎么也没个人出来管管？”

濒死一刹，蓦然出窍。锦瑟但觉一股蛮力已触到了胸前的包金面扣，在松纽环，

却又消解。人一下轻了，浮起在梦魇的表面上，耳里有水沫子嗡嗡地响，“小子！有种别跑！等爷回去叫人拾掇你！”

长喘两口，强展双眸：泪与光的眩晕中，天顶剪着个黑影子，背后密布有尖细的光针。

两个醉汉被人一手一个齐摔出两三丈远，酒摔醒了，胆摔没了。外强中干地叫几句阵，跛脚走开。馄饨小贩、麻脸食客面面相觑，这带刀的公子哥儿怎么又回来了，什么路子？够横的！

墙壁前，静立的是江楚寒，胸腔里头五味杂陈，俯看着锦瑟狼狈万分地坐直、抽咽着系衣理容。随即脏乎乎地仰望他一眼，哗一下，放声大哭。问菊院二楼开了扇窗，“哪来的小浪货，大清早不安分？跟你男人回家挺尸去，跑到姑奶奶窗底下号什么丧！”赌坊的伙计两手撑住红漆门板，拧过头。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，带笑指点。

江楚寒但觉尴尬透顶，只好蹲身，低沉着嗓音唤她的名，“锦——瑟——”

锦瑟抽噎了两声抬头，颊上遮满了一挂挂泪，是新嫁娘蒙着的珍珠头面，整个人都化在那丁零当啷的帘幕后头，湿淋淋、气咻咻，只待他来揭盖头。

窄街寂静起来，馄饨摊上，麻脸食客付账走人。走之前惴惴地向后一瞥：带刀男人带着女人，排出铜板，条凳落座。小贩唯唯诺诺，端上两碗馄饨。锦瑟一阵风卷残云，手心向外将嘴一掩，打嗝。羞窘地眨眨眼，低垂下又抬起，瞪住了旁边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嗓子全哑了，赌着气的，连句公子贵姓都没有。

江楚寒本在偷瞄锦瑟，经她一看，猛然调转目光，“江——”犹豫一瞬，“江楚寒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江楚寒。”

侧首的锦瑟没出声，将一根手指点进桌上的茶杯里，蘸湿，摁在桌面上一笔一画。随写随干昙花一现，然而一字不错：江——楚——寒。

直盯着字迹干去后，男人点点头，自嘲一笑，“县衙离此不远，我送你去报官。”锦瑟摇头。

“不报官，你想去哪儿？”

半日，无回音。

江楚寒止不住自己狂暴的心跳，他不傻：一个千金小姐低三下四地一路跟着，还能为了什么？如战场厮杀至最惨烈时的军鼓，他的心隆隆地响成一片，敲到最后，狂喜或悲哀已难分清。干笑一声，抬出一口轻薄腔调，“哦，我明白了，难怪您死跟着我不放呢，敢情是瞧上我了，想招我回去给你做小女婿？”

锦瑟抿紧嘴，眼眶倏地红了。

“我说，我要不从，您不会也有样学样，给我掘墙根底下去吧？”

恣意取笑之下，锦瑟忽地一抬眼，直戳住他看。江楚寒架不住，目光一迎便移开，“小姑娘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不过我确实不缺女人。你要不用我送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别再跟着我。我站起来了，你小心别跌过去。”

站起来了，失重的条凳，空把锦瑟留在一端，头也不回地逃走掉。锦瑟带走了他不可告人的真名，而他，由无法带走的她身上，得到这一出短短的折子戏，以供藏在袖筒内携行。走，继续走，无视背后幻听似的虚浮脚步声——当然虚浮，才看她，满脚血泡。他晓得那是种什么滋味，刺心疼，每步都像踏在刀上。她是疯了，如影随形，命运一样死死跟随。他是疯了，胸腔之中战鼓狂擂，每痛一下，就有一个守卫死去，身后一步步，夯桩似的撞着他的心门，快抵不住了。一攻进来，将是血洗屠城。

哐的一声闷响，他没忍住，拧头回看：锦瑟从地下摇晃着爬起，红着眼搓掉了手上的土，硬憋着不哭，也不言语，一步一步，踩在刀上，向他走来。残酷的烈日下，江楚寒旋过全身，站着，等。等她走至近前，俯身贴面，“别跟着我。”

锦瑟嗓音蒙沙，眼目蒙有水之纱，“不用你管。”

他一怔，噌一下怒火冲天起，两道纹褶从鼻侧直拖到嘴角。径直左臂一抬，扣住了擦肩经过的马车。

“上车。不是我走哪儿你跟哪儿吗？上车。”

车轮咕噜噜，顺着石板路上的车辙碾过，碾了千年，犹有青苔背着光在生长。

一过午，太阳倒没了，阴着天却照样热。酒楼飞檐翘角，匾上三个绛红色大字：鸿宾楼。酒楼的厨房中乒乒乓乓，大师傅们煎炒烹炸，汗滴盘中餐。

伙计小刘拉着手巾一气抹汗，“北边那俩客人还真敢要，一桌子菜得好几十两银子，再像前两天姓王的那一帮子吃完了凑不齐账，咱们掌柜的还不得让他们

吐出来再兜着走哇！”

“嘘，”大师傅举起菜刀，“你不要命啦！千万别瞎说。你知道那包厢里头坐着的是谁？那可是沈爷！咱们大老板！”

“老板？咱们老板不是佟家明佟爷吗？什么时候又跑出来个姓沈的？”

大师傅翻了小刘一眼，“也难怪，你是新来的。喏，别怪我没告诉你啊，咱这鸿宾楼其实是人家沈爷的本钱，佟老板不过是个虚头掌柜，按月多少进账，大头都得老老实实在地孝敬这位爷。”

“那凭什么？”

“凭什么？就凭人家是黑龙舵舵主。”

“黑龙舵？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黑龙舵你都没听过？龙会你总听说过吧？”

“龙会？就是，就是那个龙会？”

“废话，还有哪个龙会？龙会下头共有九大分舵，黑龙舵就是统管咱们这一带的舵口。大大小小的饭庄、赌场、镖局、妓院……倒有小半数都归这位沈爷所有。人家动动指头你就没命了，还敢在这儿瞎嚼？”

“妈呀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小刘又一把拽下手巾，猛擦汗。

北头的大包厢冷清得多，临街的窗户关着。菜品罗在六方宫灯大桌之上，桌边围一圈黄花梨玫瑰椅，尊位上是沈方泰。低着头，相貌暗进阴影中。背后的墙面垂挂下三幅字轴，中间的略长些。

门一开，跟班阿九迈进屋。生得不算胖，就是脸孔堆的肉多，又白，看着相当憨直。“泰哥，来了。”一俯腰，让开，身后的小半个脑袋尖现出全尊——江楚寒，同样恭敬地一俯腰，“泰哥。”

桌子那端，沈方泰抬头，黄瘦脸迎进了光线中：四十多岁了，突颧骨，眼眶倒是深圆内陷。

先做一笑，“江子来了，”随之一怔，“这位姑娘是？”

江楚寒嘴角稍稍一卷，真窘迫。车里那阵，二人持礼相对而坐。他腿长，为了不碰到锦瑟，缩了又缩，但是眼神绝不回缩，气头上，深仇大恨地死瞪住她。她不躲，腿和眼神一样也不躲，羞红晕上颊，单纯地回看他。目光干净而又温凉，溢过来，替他梳洗掉遍身的尘埃——也许是幻觉。他认输地看向旁边，路远，睡会儿吧。而奇怪的是，面对安睡的陌生女子，他没有感到丝毫的不适，甚至连最

轻微的、跟生人共处一室的不适也没有。

笑意浸入一双黑眸，以结束什么的姿态，手一扬，包袱交给阿九。

未得到回答的沈方泰暗笑：无非路遇落魄女子，贪图美色玩玩罢了。江子为人谨慎，自会处理干净，便不多问，只把牙床骨一抬，“坐。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？”

“多劳泰哥记挂，都好。”桌子奇大无比。相隔老远，江楚寒挑了张下首的椅子。锦瑟挨在旁边入座，偷瞄阿九，看他一手接过包袱，打开来。

一件缎衫连带扯烂的大桌帷层层裹住人头一颗，眼睛半闭，嘴巴微张，断颈处撒着些白粉末。

江楚寒鼓硬了腮角，瞟视锦瑟：她烫着了似的，急速将目光由死者移开，也划过眼珠回瞟他。不好说究竟是何种神情，但绝不是他预备承接的厌惧就对了。一时之间竟难回味，心头好一阵阴凉的怔忡。

朦胧中，听得沈方泰问，“哦？已经办啦？我还以为好歹得等到下个月哪。”

忙答：“恰巧前两天查着了，就在这附近，顺手做了。”

“呵呵，江子你越发能干了。”

“泰哥过奖。”

“阿九。”指尖一动，随从阿九自随身褡裢内数出几张银票，下撇着嘴角，递过来。

“有劳九哥。”江楚寒接下，以合礼仪的速度开始点算。

沈方泰盯着对方数钱，饶有兴致，“江子，你干这行，也有十来年了吧？”

“有了，”捏着银票眼睛一抬，揣怀，“多谢泰哥。”

“来来，边吃边说。”笑着将手一举，“吃啊江子，也招呼这位姑娘吃好。”

三个男人不声不响吃了数筷，沈方泰便再度开言，不知在同谁讲话，眼都不抬，“昨儿我去面见总舵主他老人家，提了一句今儿要和江子吃饭，结果总舵主问我说：‘方泰啊，我大半年前就交代你，让底下人开香堂招江子入会，怎么拖到这会子还没办？’我说：‘您老人家明鉴，不是属下不办，早跟江子提过这事，人家支支吾吾地不大愿意。您老人家想想，江子如今不比当年，已经是道上价钱最高的刺客了，四处都是求他办事的人，这百家饭吃起来，不比跟着咱们一家有滋味啊？！’总舵主一听我这话，倒乐了，说：‘方泰，你明儿给江子带个话，就说是我说的，让他只管放心，本会还能屈了他这样的能人不成？只要他肯好好干，两三年接手半个府也不算新鲜的。到时候干坐着，下面也有大把的银子送上来，岂不比他现在

成日打打杀杀的强？’敝会总舵主他老人家的话，不知江子你怎么回？”

江楚寒面带微笑，“承蒙总舵主和泰哥错爱，容江子回去再想想。”

“江子，你今年也二十好几了吧？”

“二十六。”

“二十六了，这行你还能再干多久？十年？二十年？等你到了哥哥这把年纪的时候怎么办？坐吃山空，还是在敝会的地头上开个饭庄，抽三成出来纳捐啊？哈哈。不是我说，你功夫好，人又持重多谋，这几年替本会解决了不少麻烦，件件做得干净漂亮。总舵主他老人家又这么赏识你，几次三番地提起这事，江子，你也该趁机做个长远打算，寻条像样的财路才是。”

“多谢泰哥教导。能得总舵主与泰哥亲口提拔，江子三生有幸。不过江子生性孤僻，独来独往惯了，也不知适不适合在帮会里做事，只怕到时候犯了规矩，反而有损总舵主与泰哥您的威名。泰哥才说的，江子都明白，烦泰哥容江子再考虑考虑。”

“也罢，什么时候你想通了尽管开口，就让阿九做你的荐引人，入我黑龙舵。”

阿九一手扯着袖口，正往大哥盘中夹菜，听见这话，眼一抬，反感地划拉了江楚寒一下。

“是了，泰哥。”江楚寒端起手边的青玉梅花杯，“不知泰哥这次找江子来——”

“哦，精忠大侠你知道吧？”

“郭天启？”

“嗯。十三日他在开县自家府里做寿，你去当众剃了他的心。”

“当众？”

“我知道难办了点，不过这么多年，还没什么事能难得倒你江子的不是？事成之后，这个数。”

江楚寒偷掠身畔一眼，“好。”

沈方泰满意一笑，“另外，还有一桩急的。”筷子在空中向小弟一摆。

“唉！”阿九急应一声，又去褡裢内翻。

沈方泰搁下双箸，“朝廷新任的两浙盐法道，叫李筌，他兄长你该听过，就是李竹正，杭州织造。本来没法子动的，谁知这位小李大人放着好好的官轿不乘，偏要神秘秘地私服赴任。昨儿过山时，倒碰上一群不相干的马贼。”

阿九取出一张纸头，一掷，江楚寒抬手接住。纸而已，震感却由指尖直撼全